

## 2018年11月14日

刚晓

想让我说啥呀~~（慧观法师、邱高兴老师：你随意说就行）各位菩萨已经说了三个半小时了……

我们是佛学院的实际操作者，学者是理论研究者，理论务虚确实也很重要，谁要是说理论务虚不重要的话，那他就是短视。不过，我是实际操作者，也知道实际操作与理论务虚中间的差距，这是不能无视的。这中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记。很多事情，不是我们不做，而是真做不成，要是强行去做，那就是违法。要做成一个事儿，是需要好多缘份的——比如说杭州佛学院的二期工程，市长亲自来佛学院协调，把相关机构都叫到这儿现场办公，现场办公会来这儿亲自两次，我都在，还让我到市政府去现场汇报过一次，当时各机构都表态支持，但到后来去办手续的时候，办事员根本不认这会议纪要，到现在了也没有办成。这是能够打眼看见的，日常中的具体细节，看不见的更多，不光你们不理解，甚至教内都不理解。

大家说的学术问题，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，我们必需得做，佛学院不做谁来做呢？让寺庙去做啊~~这就是佛学院的责任！说学术会妨害信仰，基本上可以说是鬼扯，这是学术没做好的缘故，做好的话，只会增进你的信仰。作学术是在给佛教争话语权！以前的时候，历史呀啥的，是谁在写？都是知识分子在写，儒释道三家的时候，佛教基本上进不了正史，人家儒家在写历史嘛~~写你佛教干啥？儒家的事儿都写不完。我们把学术做好，历史我们来写！咋样才算把学术做好了？一定要把学术上升到思想的境界，比如说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确实做得很好，也仅只是史料梳理得好，但凭这个，他只算是个学问家，算不得思想家。

我们有一个不对的观点：现在人不如古人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绝对不比古人差。佛教的历史，就是高僧的历史，我们佛教的《高僧传》，几部僧传，算下来也就记载了六千多人吧~~不多的！而且高僧在活着的时候，哪是好人呀~~明朝四大高僧，好象都坐过牢吧？在当世，坐牢就是犯罪！你一个罪犯，怎么可能说你是好人呢？但人家是真的高僧！太虚法师，活着的时候，他做成过啥呀~~一次次地失败。在净慈寺当个方丈，都能被轰跑。这可以说是相当失败。现在的真禅法师，活着的时候不是被说来说去吗？但去世的时候，当时说人家不好的人，也写文章纪念人家。多少年以后，当时说人家不好的人都死了，只剩下纪念人家的文章在，那么，人家就是一个好人、高僧。一样的道理。我们其实不差的，不要老以为我们差，我们得有信心：再写高僧传，不把我写上，你的高僧传写得不圆满！谁活得容易？这就是世间嘛~~

要破除这不对的观点，在佛教史中就要确立新的史观，佛教史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写，才能充分表达我们的观点，这是不能由别人代劳的。而要做成这件事，首先是我们要有写好历史的能力。

所以，学术我们一定要做，而且要做好，象历史的史观，真的没有写好，写得差不多都是给佛教泄气儿的，这样的历史要它干啥？但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自己写不出佛教史，就只能任由别人来写，丢失了话语权，现在话语权都没有嘛~~这就是学术做不好的后果。我可希望有个新的佛教史，一直没有见到，我自己功力不够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自己写了。

还有一个，有人要求佛学院要注意身教，说言教不如身教。不要听他们的——这话只在这儿说说就是了，而且我也没有说法师、老师们要刻意做坏。

我在杭州佛学院，捡垃圾十年，从佛学院搬到法云校区就开始捡，我坚持了差不多有十来年，一个人跟我学的都没有！为啥？我岁数不够嘛~~我现在已经有小五十了，但还是不行。如果我是八、九十岁，一半百岁，我只是偶尔去捡一下子，要是再能坚持上十天半月，一定行。祖师说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”，你还以为呢~~要是真的不吃，他咋活那个岁数的？这仅只是一个态度而已！

黄夏年教授插话：所以要保养好身体。

对，你岁数大，在差不多水平的人中间，他们都死了嘛~~你自然就是权威了！这是韩老师给我说的……

所以，啥样的身份、年纪，就说啥样的话，就做啥样的事儿，这才中。学僧是以学为主的，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会提高他们对佛法的认知水平，改变他们的观点和行为，所以对佛学院教书的法师们，一定要求他们能把课教好、说圆满，就中了！

可惜，现在中国佛学院，和尚也已经实行六十岁退休，我还真不知道佛学院该咋整~~

讲课学生不愿意听的问题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讲课不同于演讲，要有轰动效应，要煽情，谁都没有办法。因为他要听你叨叨四年呢~~如果只是一个讲座，或者只是三、二天，我一定能够搅得让大家热血沸腾的，我有快三十年的教书经验了，要是这点儿能耐都没有，我白做了。但这是四年啊~~谁能有多少新鲜见解呢？一个人一辈子能有一两个拿得出手的成果，就已经是很好的了！社会学校不也这样吗？这不能怨佛学院学生差。教授来佛学院讲座也一样，王雷泉老师来讲得大家热血沸腾的，但过去以后也还是照样。王教授在复旦对本校学生讲的时候，同样的情形。学生就是这样的年龄段儿，我们不一代人，有代沟嘛~~当年我红的时候，还没有他们呢，现在我不理解人家，说不到一起，也正常。

说到待遇，没有办法的——我们现在都觉得佛教不差钱，鬼话而已~~说实在的，有几个大和尚确实太招摇，让人觉得佛教很有钱似的。哪一个佛学院经费宽裕？各佛学院的具体财务我不

知道，不过在杭州，经常给省民宗委打交道，能听到说普陀山佛学院一年有三千万，不过是包括维修经费，浙江佛学院说是近多年一年有二千万，杭州佛学院差不多一年有一千万，其他的佛学院能转开圈儿就不错了～～我到了河南佛教学院，才知道经济状况是如此的说不出口。

当年我为了批佛学院亲自跑北京好多次，当时国宗局相关领导说，一级级的手续绝对不能少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：批出来一所佛学院，各地方政府是要拿相关配套资金的，可是比如杭州佛学院，浙江省民宗委给过钱吗？那些年赵书记一年给三万的图书票让佛学院自己买书，但后来变成了规定只能在晓风书屋买，他们来结帐，再后来干脆成了直接送书给我们，但送的是啥书，全是政治类的，与国家领导人相关的书。我能不要吗？钱到哪儿了？只能问他们去喽～～

所以，刚才徐教授、扬教授说的五十万、八十万，佛学院真拿不出来给你一个人一年这么多钱。所以，佛学院的法师们、学生们，真的不容易，各位老说佛学院师生差，是真没有在内心里体会到佛教的现实，被文献挡住了——咱们都是写书人，都知道书中间写的，其实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而已。我们得把文献剥开，才能见到实际情况……

一所佛学院，几十人到百多人，承担了多少任务～～社会大学，有几千几万人，浙大有四、五万学生，比如说一场讲座，我发个海报，总能来几十个、上百个人听的，这是多大的比例，一百比五万——不过，我也在浙江大学听过一个讲座，只有二十多个人听的……佛学院总共就几十个人，要是让大家自选的话，基本上讲座是没有人来听的，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大家都来听，当然效果不好了～～佛学院学生还承担了很多学习之外的任务，比如说世界佛教论坛、讲经交流会等这样的政治任务，这排练任务可重了……

所以，有时候我想，我们自己慢慢培养一些能写的学者型法师，甚至思想家法师——才是正途，至于现在不少大和尚请外人写，给算做是自己道场、佛学院的成果，这只能是一时之用。能不能自己培养成功，谁知道呢～～至少这二十多年了，跟我学习因明的，毕业后还在作因明的，只剩一个了……

这是大家提得多的几个问题，我也就是这点儿想法。